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七

明 慈山 德清閱

新七

地水火風空見識與覺聞知名爲十大究其所自則十大不離阿賴耶識而有也阿賴耶此言含藏蓋此識能含藏覺義不覺義與見

相二分若地水火風空五大乃因此識相分

而建立也見識覺聞知五大亦因此識見分

而建立也又此識本自無體體本不動智而

有也何以故以不動智智本無性無性之義

古今難明此義唯棗柏大士於華嚴論發泄

殆盡矣然學者心識粗浮論雖曾闡了知此

義者不殊麟角焉予雖不敏試且解之蓋此

智智外無智了知此智有性無性又智不知

智有性無性於此不了即名無明無明即屬生滅無明無性即屬不生滅以生滅與不生

滅似一非一似二非二此二和合而成阿賴耶識此識覺義即屬不生滅氣分攝此識不覺義即屬生滅氣分攝又覺與不覺初無別故以本智無待無外故要須本智隨緣於緣生中樂極苦生苦極思本思極心開方始知我此極苦本極樂來極樂本有待來有待則物我兀然相搖而成苦樂今我悟有待初本無待於無待中求樂尚不可得安得有苦因觀物我相搖之夢譬如醒中笑夢顛倒雖夢熟餘習未能頓除以我所悟無待無物無我

廓然而靈者治夢餘習譬如春陽之照殘雪雪豈能久留哉即此觀之八識不覺義具於待先故曰本淨本不覺由茲妄念起此識覺義開於有待之中故曰能迷非所迷安得常相似既不相似則不免樂極苦生苦極方求

出苦之智出苦智入直下了知有待如水無待如水雖質礙融通似不相即而離水無水

離水無水故水現前時水無涓滴水現前時水無毫毛自是以此了知周旋五位盤根錯節置身心於死生禍福之中拏性命於逆順

境風之際橫磨豎煉豎煉橫磨磨煉既久行

不負知身心爆落生死門開乘悲智輪浮沈於十方三世展轉於三世十方若一闡提不乘此輪者我不得佛又此識見分第七識計

而爲內自我七識又爲六識後半細相分之源故引滿二業雖隔生不昧也故六識頌曰引滿能招業力牽蓋七識爲源耳若動身發語獨爲最又此六識粗相分也若前五識皆八識相分相分即氣分也非相分之相分也此種種識妙達法界緣起無性俱不動智也

雖然先起信發心難證發心易蓋先起信發心貴在緣知證發心但在現知故也

吾嘗因照鏡見已之影吾作何狀影亦作何狀既而究能作吾狀者畢竟是何物吾瞋狀即瞋吾喜狀即喜始求之於六根再求之於

九竅至於五臟六腑八萬四千毛孔長求短

求內求外求精粗皆狀惟能狀狀者具六根九竅於徧身毛孔根有根虛竅有竅虛毛孔有毛孔之虛狀即是色虛即是空若能狀狀者屬於空色便與空色爲一則空色不知空

色何以故一不知一故也一若知一一是所

知知即是能此成二矣一義何在吾種種求能狀狀者始悟其初不屬空色耳渠既不屬空色豈可以内外古今遠近求之哉雖然能求之能若不廓落則此能雖精於空色而實

粗於能求之前者故曰若以知知寂此非無緣知若以自知知亦非無緣知亦不知知寂亦不自知知即此觀之則能求之前者斷不可以智識窮功力到惟契無生者自知也

昔有一僧平生爲常住務擔閣了修行一日

鬼使催捕僧曰煩鬼使奏聞閻羅乞假七日

修行雖死無恨鬼使曰奏准則七日後來不准即至矣僧修行七日後鬼使復來勾當前案則覓僧不可得矣噫死生亦大矣此僧七日精進雖酷烈如閻羅王尚系何伊不得况

陰陽造物能陶鑄耶汝等既發心持偈若精進之心不如此僧決斷縱持七百日無益也中印聖人其名曰佛其所設教凡攝衆人必先三皈然後授與五戒三皈者謂皈佛法僧是也五戒者即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

飲酒是也其意以爲不皈佛則出世無主不皈法則開悟無門不皈僧則教授無師故三者闕一不可如三皈雖備若不嚴持五戒則樹德無基不殺即孔之仁不盜即孔之義不邪淫即孔之禮不妄語即孔之信不飲酒即孔之智此五者凡學出世法者既授之後無有破犯則謂之優婆塞蓋有實然後有名也又皈依佛佛者覺也皈依法法者範也皈依僧僧者和也覺而不範如但知上可以爲器若不經模則器終不成如範而不和如有模新七

而不懈調治則器成不美是故世出世法聖人設教不同然三皈與三綱五戒與五常初無別也近世有等妄庸之徒假佛門爲逋逃之藪其初入門既非真心則既入之後靡所不爲一旦惡滿事敗陷於王難波及無過之

新七

五

僧及真心齋戒者上之人又不察其真僞凡見髡其首者即謂之僧殊不知首髡而非僧者衆矣故執政者又不可不精辨其真僞也倘一忽之則啞寃者雖百千萬世終不免雪之然後其寃始解耳汝既皈依佛法僧三寶又從性天老師授持五戒若不知好惡少有破犯則韋馱尊天現在戮害汝身死後復誅汝神此真實語情不敢私私則在上在下罪不容赦示禪人三
皈五戒

紫金聚時地獄相何在於此揀得出見得透則雖蚤虱臭蟲螻蟻之屬其威神光明不讓毘盧遮那如來一毛頭許今若虛發大誓願轉根本法輪於一微塵中此一微塵如可剖破塵無頭腦如不可剖則根本法輪轉亦未

易示轉根本
法輪者

大凡學出世法先要洞明自心然後昭廓心境窮內外典籍而大其波瀾則化風自遠矣人天自嚮矣然欲洞明自心貴在情死蓋情不死性不活則於博地凡夫欲其直下轉識成智心徑圓通安有是處吾與汝先授五根本戒者亦願汝根門潔白攀緣自斷情亦漸那頃不在此光之中如何十惡薰之則地獄相現乃至緣因佛性薰之則現如來之身且道現地獄相時如來之身畢竟在恁麼處現

情爲其累焉且道情死一句子又作麼生舉
揚是佛是魔皆蠱毒非魔非佛總冤讐直饒
棒下番身漢未入鰲奴白牯流

古德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我則曰若
人識得大地身心不可得顧朗驅烏曰古德

說得是我說得是汝莫瞞心試說看朗曰皆
說得是又問朗曰汝曾讀楞嚴經不曰讀曰

汝讀楞嚴經記得佛告阿難我常說言汝身
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
等迷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聚緣內搖
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
定惑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
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
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湧
朗曰記得曰汝再試說看我與佛及大德三

新七

樣說畢竟那箇說得好朗曰檢別不得曰汝
這罈侗蠻蟲作這個解官取他生異世改頭
換面償他信施始得何以故只解順水推船
不能逆風把舵故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如佛解祖解與極玄極妙古德謂之閻閻中
物如打疊不淨早晚上床下地終不免礙人
脚手在示正朗

稜稜鴈塔標雲外混混龍泉續洞宗二榦芬
芳五燈圓照此等家聲寂寥久矣皮毬道人
每念及此未始不痛心扼腕異大振祖道且
嘗慕申包胥爲人彼覆我存赤心耿耿無須
臾斷蓋疾惡習重來自多生或謂佛祖聖賢
盡虛空爲量遍法界垂慈何示人不廣乃爾
道人笑而應之曰若豈不聞生處要熟熟處
要生夫疾惡不重即向善不真向善不真則

觸境逢緣利害相關處脚跟便立不定故五持與五犯當知犯持之際申包胥哭秦庭光景若不現前決定敗績矣人天小善持志不真尚不能成就况出世無上菩提乎萬曆丙戌春皮越道人由路南達燕山距都城八十

新七

七

里爲古潭柘幽勝絕天下瓶錫因留之隆冬未已春風忽動千山暖回萬壑冰消則峨嵋之興油然而生諸檀越有相慕而不捨者躡跡重雲大開祖帳悲歌薦茗感慨竹風皮越亦悵然囁曰若等果向善心真秉持初志堅克有終豈獨人天小果決定成就出世心燈定當續焰雖然不談六經安知王道不讀佛書豈知佛心柳宗元信不我欺或者聞言進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道人之言甚哉其膠柱鼓瑟也且言說害道

障蔽自心有不可勝言者今之緇素不求之經而求之疏不求之疏而求之鈔不求之鈔而求之音義少林寶宗風所繫比來委靡更不堪觀大都以秘要爲直指以評唱爲資托以頌古爲過路以機緣爲剩語是嘈嘈之徒號稱參禪者不求之機緣而求之頌古不求之頌古而求之評唱不求之評唱而求之秘要嗚呼語言之爲害一至於此而道人復示人以語言文字豈非救火而油之也皮越道人又笑而應之曰豈語言之爲害哉特求之者不善耳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葛藤皆佛祖深遠廣大之心參禪者求之於機緣習教者求之於佛語則語言文字乃入道之階梯破暗之燈燭今乃宗教陵遲祖道蕭瑟咎在棄本逐末重輕重如習教以佛經爲本明

宗以機緣爲本弘闡宗教以道德爲本以戒行輔之以學問大之視浮名爲游塵視金帛如糞土秉志堅貞憎愛關頭死生以之管取宗雷大震教雨滂沱昏者醒而槁者潤不爾

蹟法王之座披如來之衣傳我佛之言者所

新七

八

謂狐嗥耳焉足爲法門輕重一時開侍者暨慧輪中光覺天浴慈田湛鎮潔明宗俱列祖帳之前共獻此茗受者進者皆非小緣人人當生悲感之心誓期出世無以富貴爲懷決以道德爲本學問資之自然此別之後有志者必遂若等不見潭柘之祖塔乎碑銘琅琅餘光烈烈使我讀之而殞淚拜之而毛骨寒彼其未得道前皆臭凡夫耳既得道已師範人天流芳千古如此之名終不朽如此之功蓋天地之人天下之螻蟻皆受其恩

澤較淮陰夷吾彼皆生死之因此乃無墜之本奇男子必以吾言爲不謬且道萬里長途臨行一句作麼生雞園競秀春風暖杖杖橫擔日月行

龍泉別
衆示

言無廣畧義無淺深顧其人得旨行持何如

耳是以善星比丘雖聰慧過人不特博通大藏亦無書不窺以心術不佳遂招生陷之報如摩訶比丘蛇奴乞士唯持摩訶般若一句茗第二字尚記不全皆生身得果以其天資淳朴一念萬年神凝方寸用志不分所致也

新七

九

曇衡梅禪人一朝辭紫柏道人於清涼山中將由燕京而圖南乞一言以爲資糧道人囑之曰若所持誦禪宗永嘉集言畧義要此永嘉大師已驗之方依之行持必然出苦道人何言而禪人猶低首長跽不起復次囑之曰

衆生日用無往而非昏動菩薩日用無往而
非止觀諸佛日用無往而非定慧謂之三耶
則外昏動本無止觀外止觀本無定慧謂之
一耶則昏動不即止觀止觀不即定慧果一
之耶果三之耶若於一三之間未能判然了
徹豈唯永嘉集不能資汝出苦一大藏教亦
皆長物矣何況非法又巖頭龕老一日有僧
問曰起滅不停時如何龕老喝曰是誰起滅
其僧得旨而退今時有一般野狐魔屬便道
我會也起滅者是某甲本來佛性嗚呼哀哉
如此妄會一人傳十人傳百百人傳萬吹
徧世間滅佛種族滿眼皆是禪人來前設於
巖頭勾下未能徹去且依永嘉大師此集行
持終不悞汝勉之勉之

示曇衡
梅禪人

寶蓋微此則僧無所資僧無所資則慧命斷
慧命斷則佛種滅矣彼其能清能容能儉能
廣能尊能古則六德之謂也古由佛授尊由
天獻廣則普利一切儉則過中不食容則施
受精粗而福利平等清則舉世不忍以葷投
之如是而吾曹敢不寶重哉嗚呼去佛日遠
魔外充斥髡其顱而毀其容僞其僧而真其
俗至於祖宗標格法道綱常破壞殆盡反以
操瓢爲便捷而安之若鉢則視爲滯貨皆棄
而不持矣既作佛子凡百所行須遵佛敎故
特爲提三輔而申六德使吾曹即名制器即
新七
器昭義得義崇古振頽波而迴末俗斥僞衆
而集真流共扶慈化并報佛恩茲囑萬佛庵
陳寶林居士歸而制之或萬或千儘自心力
承荷無忽此風一扇能克終始吾眉山轉塵

當有可觀也

示林

離重雲而孤明獨露映湛水而素影全彰此等解會總是撥波尋水外塵覓地是以古人謂之諸方所示佛性皆半生半滅的老僧這裡方是全不生滅或者詰之則曰彼皆以色身有壞法身常存豈非半生半滅乎老僧這裡即臭肉團便是金剛不壞之身故與諸方不同據皮毬道人觀之則這老僧也未夢見金剛不壞身在且道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咄日月升沈施大照舉眸休自昧清暉

示顯光居士

能急於收放心而不能知心之所在心果能收乎於此不能審究下落則心終不能知矣不先知其心而欲收之吾不知其所收者果有心可收耶無心可收耶吾以是知不先知心所在而能收之者盡世未有其方如雞犬

對七

十一

既放之將欲收之不先知難大所在雖千呼萬呼終難收也大抵役名昧義之習不破而精義入神之路塞矣且心不可以有無求又豈可以内外推乎如我現前六尺之軀刺頭則頭知刺足則足知刺胸背則胸背知至於一身八萬四千毛孔設有八萬四千針一時刺之而一時皆知若離毛孔一紙之厚雖有千刺萬刺不知矣此知果是我心此心知周六尺而已六尺之外都無所知若然者離身無知之義明矣倘此身一朝腐爛則此知果隨而腐耶果不隨而腐耶如隨而腐則身有相而可腐心本無相所以有無不能盡之豈果隨身而腐耶死既不隨身而腐豈未死但能周六尺餘無所知者以理折之終難大通昔人有言曰不惟真心不倚形而立即妄心

亦難必其倚形而立何以故求之內外無所故豈有內外無所之物倚形而立哉吾以此又知收放心之要在先悟妄心無體則所誘我者自不能爲待也噫物我無歸誰爲放者誰爲收者收收放放放放收收於此豁然

譬如牧牛而得其鼻繩矣牽之東臯亦可牽

之南轍亦可牽久而純則不收不放亦可放放收收亦可二生既有志於學問不能此而能他得非惑乎又此既明儒亦可釋亦可老亦可如此不明儒非真儒老非真老佛豈真

佛二生勉之

示毛吳二生
放心說

學道無他要要在偷心不生偷心不生則古德機緣言句中磕着撞着時以宿善根力大都悟入終易如偷心不死又無痛切精進之力復遭差別因緣阻亂之是皆多生惡習所

致所謂偷心者不惟凡情即聖情不盡亦謂偷心汝忽觸病緣善用之即入道緣不善用即差別緣哀汝道緣多障附此勵汝

示沈季玉

夫寒往則暑來夜往則晝來開往則合來而寒往則暑來以一歲言之也夜往則晝來即

一日言之也開往則合來就一瞬言之也衆人以一歲爲長以一日爲短以一瞬爲短中之短也殊不知由瞬而日由日而歲由歲而成古今皆念後事也如一念不生前後際斷長短路窮則所謂歲之與日日之與瞬皆睡

新七

主

中語耳豈大覺之境哉是故有大夢而後有大覺夫覺則不睡不睡則無夢而衆人眼睡於色耳睡於聲鼻睡香臭舌睡味身睡觸意睡法塵一睡永睡長劫不覺根塵抗然識搖其中開眼合眼雖有寤寐而實皆睡也惟達

者覺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知初無知相本無
相故抗然之根塵不待觀空而自泯故曰狂
心頓歇即是菩提菩提此言覺也嗚呼本是
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積孰成堅各各不化以
睡爲惺以苦爲樂顛倒夢想苟不鳴以大覺

新七
主

之雷則睡者終不惺矣且惺也者待睡而稱

未睡之初惺在何處謂惺在塵是塵非惺謂
惺在根根既是惺孰爲其根謂惺在惺惺不
自惺江生來前吾語汝推惺於三知惺所在
則寒來暑往暑往寒來皆汝眼開合又喚誰
爲睡乎誰爲惺乎雖然轉得睡者然後可使
惺耳倘轉睡未能則惺使江生去也江生勉

之示江生
睡惺

夫木具火性然不能自焚必須假鑽燧而烟
始生然烟雖非火乃火之前茅也如鑽燧不

休火必繼烟而至矣火則木盡成灰嗟乎木
始由土而生終還於土此理勢然也衆生佛
性木中火性也諸佛教典鑽燧之具也具有
而不得其人則火終不發火發而木然衆生
因佛教典熏發觀照之火焚五蘊木終歸性
土此蓋即情而復性之譬也

去佛世遠祖亦不出時劫轉濁故修行人最
初立念雖爲生死到頭敗闕者多大抵病在
何處不在聲色貨利不在七情六欲只在當
人一箇臭軀殼子打不破一點妄想心覩不
透便被生死魔所役從無始來天身人身畜
鬼之身羽毛鱗甲之身於苦海中改頭換面
升沈無有暫止且道這生死魔及天畜等身
人與之耶自招之耶總來不出一點攀緣心
這點攀緣心看來無許大黃面老子因地中

捨金輪王頭不可勝數即至將證果時更受種種惡逆之境十生九死拚命挨排饑寒不顧利害不管但知此點攀緣心不了禍媒不淺務必覲透方了不知此點攀緣心是何物件非惟黃面老子併精着彩不顧危亡然後新七

十四

降伏得下自古及今豪傑不少扶王佐伯成功業於涕唾之間百世芳名血食未有能覲透此點攀緣心者既覲不透豈能降伏得下故般若會中須菩提人天衆前發個問端云何降伏其心云何應住爲問住則且止畢竟此心如何降伏這點機關不在於佛不在於祖不在於知識法師可以傳授與你佛祖知識只好與你作箇傍敲助緣若要覲透此心悟徹了當譬如壯士屈臂惟在自己不假他力縱有大藏聖教亦不過是傍敲說話孟修

若真要了此生死於此決當發一段捨身捨命的志氣此心不悟穿衣即是披毛皮吃飯即是吃屎屎要悟此心不知自責便被懈怠昏沈魔所蔽終不能到古人悟處如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方可說修行雲門出曰爲什麼菴內人不知菴外事乾峰也只得呵呵大笑而已敢問孟修雲門話頭是何旨意乾峰笑處有何利害於此二老口角頭知些好惡所謂降伏其心辟如順風揚塵有何難哉於此放過不求了徹則

前所謂苦海之中改頭換面升沈不止羽毛鱗甲請孟修一一從頭做將去石崖云三塗十五

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示康孟修

楞嚴會上佛告阿難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

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諸仁者此一段經
有兩種血脉一是四聖血脉一是六凡血脉
遮箇闡頭辨析不真嘗取十人舉心動足五
雙錯了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此便是四聖血
脉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此便是六凡血脉四
聖者佛菩薩聲聞緣覺是也六凡者天修羅
人傍生餓鬼地獄是也此十者又謂之十法
界言法界者法則共合界則各別此皆總是
衆生最初發心不等感果亦異若是箇大闡
提漢子直下一念不生轉身就父大事因緣
干了萬當舉箇佛字早是染污且道十法界
者向恁處着落貧道此等說話也是鉢盂添
柄嚼飯喂人贓心不少雖然未是箇闡提漢
子也須循規蹈矩做來亦無大錯故末法修
行者切須明此兩種血脉始有商量好惡分

不然盡是說鬼話的人頭牛耳貧道與仁者
聚首此地莫非前刼因緣非今情識諸仁者
自今而去必當以四聖爲血脉莫以六凡爲
眷屬要以四聖爲血脉必要發四聖的心腸
且道四聖的心腸如何發起一念剖析得空

此聲聞血脉也即念體空此緣覺血脉也即
念即空即空即念空念歷落此菩薩血脉也
且道佛之血脉如何接得驢胎馬腹尋常事
寶座蓮花有甚奇諸仁者一念析空方接聲
聞血脉不知諸仁者逢緣遇境逆順關頭一

新七

上

余析得空否一念若空則心與空相應心既
與空相應說恁麼軀殼子到此時節又喚恁
麼作愛憎諸仁者此箇境界不過聲聞血脉
尚愛憎超然何況緣覺菩薩佛耶貧道也有
幾句閒淡話聊與諸仁者解登山之勞衆生

習氣卑劣但提着六凡血脉分上事即如膠如漆藹然莫之親而親之精神爽利言談有味如飲醇醪每提起四聖血脉分上事不是昏沈便是散亂方便勉強勸他多念一聲佛多拜一拜佛多看兩行經多奉事兩箇知識善友其精神不期倦怠而自倦怠方寸中又若芒刺便身覺不自在心覺不悅樂此無他不過出世心輕塵勞業重耳今諸仁者皆是傑然漢子豈尋常可比雖然自是而後法脈中宜各殷重莫因六根門頭憎愛影子傷了血脉源頭若不幸有此皆是人頭牛耳又何足道貧道說此語十方諸佛併殿上釋迦佛國山寺裏護法伽藍及三洲感應韋馱菩薩天眼遙見天耳遙聞他心證知諸仁者不是等閒事若忽畧了不惟現在遭大患苦向後

地獄不免在且道一念未生地獄天堂是有是無有則墮增益謗無則墮損減謗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總墮謗數此不管你張三李四照律問罪將去那管你承當不承當若要出此謗類須會得水急偏留月山高不礙雲丁示

南朝繆仲淳吳康虞于中甫

豫章黃山谷嘗嘆息學者驚流忽源故以機緣則驚奇而趨之曰諸祖西來意舍此無從入矣以七佛偈則忽畧而不究殊不知舍七佛偈則禪無源矣禪之流又惡自來哉七佛偈似可以義解諸祖機緣似難乎義解以爲義可解者終不能超情識義不可解者非情識可入參而悟之則一悟永悟始千了百當耳是不知七佛偈亦有義解不得入處諸祖機緣亦有可以義解者大概學禪之法法本

無定譬如大將用兵有時以正勝敵有時以奇勝敵有時以奇正兼用勝敵有時奇正俱不用勝敵而學者必謂西來意在諸祖機緣而不在七佛偈何異用兵者必謂奇可勝敵而正不可勝敵得非癡乎若七佛偈學者果能精而究之方知禪不外偈矣於諸祖機緣參而不悟則恐又不若持偈矣千經萬論別無一事不過說離身心耳如學者身心執受之障不能離於七佛偈祖機緣不能悟入總謂之葉公畫龍倘真龍現前吾知其必投筆怖走矣故吾勸出家在家有志於斷生死割煩惱者於毘舍浮佛偈能信持之持久薰熟消時涅槃現前心執受消時菩提現前此二者教中謂之二轉依果蓋轉生死而依涅槃

新七

轉煩惱而依菩提也噫生死既轉而成涅槃煩惱既轉而成菩提到此時節則我更有何事我既無事可乘悲智輪運彼一切有事者都還無事之鄉此不惟山谷居士之願亦諸佛菩薩之本願也又老氏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又顏子心齊坐忘則曰墮肢體黜聰明墮肢體得非老氏以身爲患之意黜聰明得非老氏以心爲畏之意哉三教聖人皆教衆生脫離身心寧唯釋氏乎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蓋身心未離則何往非礙身心一離則何往非自在歟七佛偈
示衆

恭聞過去諸佛諸菩薩現在諸佛諸菩薩未來諸佛諸菩薩皆以六種攝十方三世一切衆生無有遺漏未聞煉頂燒臂拔髮薰鼻眠

針臥棘而能攝受衆生如妙法蓮華經有然臂焚身之說楞嚴有然指懺罪之條法華則以象寓意意得而象忘實不在然臂燒身也楞嚴然指實懺已罪非藉此以鼓惑愚夫愚婦者何名六攝一頓攝謂諸佛菩薩從初發

心於一切衆生作父母想隨力所能直以一

切樂事饒益而攝取之是名頓攝二增上攝增上猶增勝也謂諸佛菩薩既已發心若於父母起尊重心種種方便勸修善法隨時供養知恩報恩若於妻子眷屬教修善法令其勝進或諸佛菩薩化身爲明王聖帝即攝受人民如法正化不加非罰以財以法而爲饒益隨其力能教諸人民令修善法是名增上攝三取攝謂諸佛菩薩常以二種攝取衆生一者常以全心以財饒益一切衆生令其離

於貧窮二者常以慈悲心以法饒益一切衆生拔惡邪見教修正法是名取攝惡謂十惡身三口四意三是名十惡邪謂拔髮熏鼻眠針臥棘煉頂燒臂牛狗等戒是名邪見四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多歷時數久久教化乃得成熟是名久攝五不久攝謂諸佛菩薩攝取衆生教化不久即得成熟是名不久攝如善財龍女廣額屠兒是也六後攝謂諸佛菩薩於前五攝之後攝取衆生於此生內即能成熟是名後攝又名最後攝無論出家在家凡有志於出生死苦海者如上六攝應當一一查考明白依而行之自然佛知見藉此而開觀行藉此而成如不遵諸佛菩薩遺教所知所行直饒你舍恒河沙身命歷種種難行苦行皆爲魔業何以故佛知見不開故

佛行不成就故佛之與魔譬如冰水不水即水不水即水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又煉頂燒臂博米飯僧固是好事然不若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身心觀熟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較飯有僧名而無僧實之僧勝

新七

二十一

劣曉如黑白佛言爲佛弟子不解佛語不行

佛行謂之髡頭俗人故飯髡頭俗人與飯常人乞兒等若然者未知轉生死爲涅槃轉煩惱爲菩提妄以苦身爲行鼓惑癡衆生此非魔外而何哉

六種攝示出
家在家人

衆生靈知固有而不能用者第未知有耳如一知有日用便能惟吾自偶諧矣大抵知有的人知身身化知心心化所以處身心而解脫有餘也故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有無既爾則罪福吉凶獨有性乎

凡學佛性宗通而相宗不通常迷於相似般若路頭二宗通而禪宗不通如葉公畫龍形容龍之態狀宛若真者然終不能致雷雨耳於相似般若路頭不辨清楚不免牽諸外典附會佛書且性宗一味虛豁靈徹塵勞中人

少挹波濶懷抱便覺超放即如讀莊子一般令人心魂遊揚濁世之表於此虛豁快活處受用了若以爲極則永不求進凡見善知識敲打處便以爲生事此病不消到底成天然外道去也於治習路頭固然不辨好惡者良以相宗不通八識混淆不知何識是現量何識是比量何識是非量何識兼帶三量轉何識爲智日用逆順境上何識作觀既不知轉識成智階梯饒你於性宗七通八達只是畫餅充饑安能得飽於禪宗未能究竟則雲門

打殺佛喂狗子南泉斬猫兒等機緣縱十地
菩薩聞此等差事亦不免生大疑怖震旦國
中自昔以來每有竊謂佛經皆是抽繹莊老
六經自成一家如此等人若使其於相宗中
討箇分曉何至失言如此取後人之笑即如
義學之徒或於禪宗生謗立言排斥總是爲
慮不遠孰泥心重於情識上通不去故墮此
失且如現前一身於相宗究竟不清斷不知
此身下落便識他不破識他不破便被他瞞
飲食男女境上自然作不得主便見可欲既
見可欲此心便亂身惑縱使活佛終日
耳提面命也化你不得蓋此心此身都成了
箇欲塊有何虛處可受醍醐要識破此身亦
不甚難生前眼不攬色耳不攬聲鼻不攬香
臭舌不攬鹹淡身不攬觸則意根上便無待

識不破則肉塊陸續展轉無窮去也故不啻
你利根鈍根於三界二十五有之中要求箇
出頭分最初便把肉塊子覲得粉碎始得肉
塊子既能覲破有生之患根株拔矣此根既
拔一切無累既得無累凡咳唾掉臂皆清淨
梵行也以此梵行之光照彼魔外自然暗喪
新上
壬
魂驚皈依之不暇矣雖然要覲破肉塊子也
是難事苟於出世之心見未定而惑不決豈
易爲哉又相宗之書無有通變師承學一分
加一分繫縛故於性宗禪宗上和會不來若

於相宗精了即一切外書亦總是佛法故古
人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寸土尚無外
書非心而何我每常見此等病人多故不惜
勞擾牽枝引蔓如此示學者通性相禪宗

藏教利用急於陶凡通教利用急於陶滅色

明空之劣習別教急於轉通人之狹識圓教
全始全終吾如來初之本致也通人以狹言
者其斷惑止於見思惟巧勝平滅色耳別教
功用殊特非通之例蓋斷無明十二品也圓
教則圓斷之矣凡內書讀之不以六即雙融
了了不昧其濫魔外無疑也將此細議則不
遷論旨可過半矣示聞印

諸大眾今日是臘月三十夜梅花色上添新
歲爆竹聲中減舊年請各屏息緣心諦聽慈
雲說兩句淡話大凡人生死不切只被箇富

新一

三

貴貧賤忙迫閒散障了他富貴最極人中不
過輪王天上不過摩醯首羅及至福盡五衰
相現眷屬厭離威德不振死魔現前他豈不
要強作箇主宰多享幾日癡福其如無常沒
情直下請行到此時際與庸人何異慈雲見
眼前齊頭整腦伶牙利齒談吐便便的漢子
專心致志莫不以功名富貴爲極則眠思夢
想必欲滿願方休他輪王摩醯首羅到頭也
只是這等榜樣何苦并盡精神波波逐逐斷
送了一生又有一等富貴籠罩他不得的以
閒散爲懷陶情高尚殊不知天上人間最閒
散者莫過神仙乘風往返瞬息萬里意有所
向莫不遂心一旦報謝淪墮生死從前神通
變幻種種逍遙一無所仗隨業受苦與猪狗
同倫償他業債大衆上來富貴閒散撞了箇

大年三十夜也都結梢如此貪賊忙迫又何足道此是三界裏苦樂榜樣又不知三界外亦有苦樂大衆肯信否若說不信諸佛誠言安敢不信聲聞斷見思惑盡永脫分段穢軀六通縱任無爲山壁由之直度改身換質稱念即成豈不樂也然還有塵沙無明及根本無明在難免變易易生死於佛性上未得洞然徹了酣飲寂滅濁酒觸事面牆如枯椿死漢相似豈不是苦此是三界外的苦樂障蔽了佛性不得受用真寂滅三昧何況三界裏頭腥臊危脆之身結業顛狂之想戀此涕唾富貴果是皮裏有血眼裏有筋的漢子聞此淡話豈不面熱痛省尋箇出脫這圈櫃的活路大衆有一段極平常極奇特的事只自不知如何是極平常人皆固有本自現成只爲情

封識鎖不得受用如何是極奇特不離此臭穢之軀即就煩惱業窟裏發一段堅固信心勇猛精進利害毀譽略不顧着辦了此段志氣然後見真善知識將此懷抱直心告訴他必不辜你此點真誠必指你箇尋活路的方法直下信受其言不得揣摩不得賣聰明杜撰即如初生嬰兒惟乳是念不知母之妍醜貴賤參禪的漢子也要如是蓋人不本色心不純粹決做此等事不得果辦了此等肚腸繫住本參話頭不論日月孜孜綿密迤邐現前一片觸不碎的境界情關坐斷意識不行到此光景胸中覓一點憎愛了不可得何況軀殼上的死生這箇時節并着精彩拚命直前以悟爲期你真心不退十方諸佛與權位天龍八部必慈憫冥加忽然透徹大事了當

殺活自由不妨就富貴以弘化示高尚以振
俗若必以富貴間散爲障道此又無繩自縛
死結不少果到此地位即不離臭皮袋便是
新七
肉身菩薩與衆生抽釘拔楔點凡成聖縱步
於毘盧頂上鼓化於今事門頭叱咤死參禪

五
豪傑之偷心棒喝敲落無明漢子的習氣若
也如是不惟自了亦且爲人豈不特奇乎大
衆如何是本參話頭趙州問投子大死的人
却活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
何道理有會得的出來吐露看若都不薦各

各自便偈曰一念無明昧已靈昏昏埋沒幾
千生臭尸殼上分妍醜虛幻門頭起愛憎深
溺邪途誰解險飄流苦海不知醒莫言此是
間饒舌大要諸人出火坑除夜
示衆
夫五慾覆盆心光不明有能揭之千古長旦

不亦快哉故全生之德莫若襲明之功也蓋
日沈則月襲其明月沒則燈襲之如日月燈
三者照不及處苟微不明自發之光則諸暗
相求昏我矣是故宗譜之設貴在襲明自飲
光至於震旦鼻祖皆以不傳之妙拋擲乎衣
鉢偈頌之間使天資高者即妙襲明明明無
盡又譬諸無盡燈然唯濟北一枝光茂特盛
似他宗莫及也雖然雲門洞山鴻仰法眼之
門出人亦皆奇偉又非後世黃口禪雛得而

皂白者也宋 諸
說

五戒精持須明三聚五戒者不殺不盜不淫
不妄不酒是也三聚者一攝律儀戒律即法
律是禁止之義儀即儀式是軌範之義持此
戒者一者不得爲利養故自讚毀他二者不
得故慳不施前人三者不得嗔心打罵衆生

四者不得毀謗大乘經典持此四法無惡不離故名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者謂身口意所作善法及聞思修三慧六度萬行無不聚攝故名攝善法戒三攝衆生戒者謂能攝受一切衆生能攝之行即是慈悲喜捨慈名愛

新七

主六

念能與衆生樂故悲名憐愍能拔衆生苦故喜名喜慶慶一切衆生離苦得樂故捨名無憎無愛常念衆生同得無憎無愛故以此等法攝諸衆生故名攝衆生戒夫五戒三聚精博無遺精則五爲諸戒之本故名此五爲根本戒博則無善不攝故名此三爲三聚戒是故持五而不持三但紹人天難繼佛祖然戒殺而不能放生戒盜而不能布施戒淫而不能教人持戒戒妄語而不能愛語說法戒酒而不能勸人戒飲此名下品五戒反是名中

品五戒如能五戒三聚兼持無犯名上品五戒嗚呼一念不生五戒三聚凡聖圓滿一念既生五戒三聚在道前或不聞名字或聞名字不知義趣或知義趣以染業障重不能持守惟道中道後道有淺深或滿持或分持教

有明文茲不煩舉又初心之人謂之毛道凡夫設觸境風逆順心識飄忽如墮鴻毛於康莊微風欲起飄忽無定故有志出苦持五戒者若不發重大惡誓痛制心識偶觸境風現行力故染流易墮淨岸難登故古人自知染習濃厚於戒戒之下一一發大重誓扶持戒心使無飄忽今可既知浮榮危脆見幾而作掛冠祝髮自外及庶自庶求真生生世世不受雜身常爲男子六根完具福慧隨願永作比丘斷見思後分身散影淨佛國土成就衆

生如是戒願豈可易發自受戒後苟不以惡
誓怖心願繩束縛戒實難持願實難發故戒
急願緩戒屬生滅戒急願急戒本無生滅如
能持無生滅戒則五戒三聚自然於境風逆
順之中任運無犯倘慮三聚廣博難持五須
精持三聚漸持如五不精持戒神嗔怒一戒
五神五戒二十五神如影隨形護持戒人刹
那不離如持戒不精神亦無時不怒

兩順一逆迷悟綱宗綱宗不明解行失準唐
宣宗大中五年召京兆薦福寺弘辨入見上

問曰何爲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名自性與

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
性起用如人吃飯不因一口便飽帝悅賜號
圓智禪師此兩順一逆綱宗之所券也大抵
衆生本無有苦受以性變爲情昏動乃作萬

法生焉昏動既作明靜失真明靜既失昏動
日深昏動既深靡所不至故警起一念念不
在上品十惡則在中品慳吝十惡不在中品
慳吝十惡則在下品愚癡十惡不在下品愚
癡十惡則在五戒滿缺之間不在五戒滿缺

之間則在猜忌修十善之域不在猜忌修十
善之域則在純修十善之天此六者雖升沈
不同苦樂各交皆性變爲情而有也夫性初
本妙變而爲粗故名下凡粗必流至於濁濁
必受苦極必思本如人臨死生之際不號

呼父母必哀天叩地諸佛菩薩乘其恩本之

新七
天
欲日消天理日全如陽回大地消得一分冰
衆生本無有苦受以性變爲情昏動乃作萬

則一分水現前消得十分冰則十分水現前水既現前冰不可得此名一逆水性融通在方而方在圓而圓可以爲六合之靈潤可以爲三冬之霜雪在天爲雨在地爲泉在流爲江在貯爲湖在納爲海名雖多種實則惟濕而已以其在方圓之器而器不能留礙如妙覺聖人分身散影遍入諸趣開迷成覺鑄苦爲樂務莫不濟然未嘗有累此名妙順又名順性起用然順性起用中有逆而未全者有逆而將全者有逆而已全者如已全不能忘之則順性之用必不能稱性惟稱性之用方能妙物無累往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不得成佛道適坐此座即佛法現前以其忘而能起稱性之用耳此一逆之中有聲聞緣覺菩薩佛四法界不等蓋聲聞厭苦集爲染欣

滅道爲淨緣覺厭流轉爲苦欣還滅爲樂菩薩雖圓別殊種皆以六度十波羅密淨佛國土成就衆生佛則不然頓明自性雖躁臭凡夫能於境緣逆順之衝一味率性應之如龍用水如虎用風謂之有心耶龍虎念未起時而風雲自生謂之無心耶脫微龍虎則風雲不起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垂朱紫誰爲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雲門問大眾曰柴搬人人搬柴耶小壽禪師以擔柴出市薪忽墮地即大悟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陸亘大夫謂南泉曰肇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南泉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嗚呼葉公畫龍非不專真龍現前

即投筆怖走若紫柏見南泉恁麼道打一摑
云和尚腦後數行白髮曾見麼法樹來前紫
柏受性不耐落索爲樹卽畧拈兩順一逆綱
宗兼提古德機緣一兩則又自弄家風代陸
亘轉一上語者不過懸樹卽不遠登山辭別

壽母若不以本分事慰樹卽母子之心得非
兒女態乎雖然本分事非徹骨英雄亦不易
承當姑以三皈培母子出世之因五戒資人
天之種三皈者謂皈依佛則不迷皈依法則
不饑皈依僧食必正故曰非正命食不足以
資法身慧命五戒者不殺則壽不盜則泰不
淫則潔不妄則信不酒則智此五者有上中
下焉上者治心中者束身下者戒雖曾受實
或負名樹卽當斟酌上中下戒謹自擇之朱示

夫衆人爲欲歟惟聖人能歟欲爲欲歟則迷
已而逐物能歟欲則無物不轉故曰若能轉
欲即同如來衆人一涉欲境但知有境而不
知有已惟聖人即欲無欲故能妙萬物而無
累也

世間法精神不極我所不化終不能入其閻
域況出世間法乎大都世間法帶情而入亦
可得其精出世間法苟不超情而入直饒你
苦心到驢年終無有入處故曰離心意識參
若不離心意識凡所參者皆心意識也古人
謂之用賊作家非但家破禍終不免

憨憨子曰吾讀棗柏論乃知清涼之疏華嚴
也雖精且深然不若李方山之發揮無蹊徑
可尋而天機深者以不可尋爲前茅研窮不
已忽焉而入則笑譎於彌勒樓閣之中遨遊

於無量利海之上得事事無礙者如普庵謂英邵武輩自唐迄明亦不乏人也但於遭際有通塞故其所得者有隱顯於時焉如船子不得夾山則終陸沈於烟波中已夫華嚴法華吾大雄氏始終本懷也彼大經疏則有清

新七

三

涼論則有方山唯法華也既爲華嚴之終若

不假手於天台則玄義之作其孰能之有宋寂音尊者作論論法華則以文字而拋擲不傳之妙於三周九喻之間譬如夜光之珠宛轉橫斜衝突於金盤之內不可得而測其方

向也所可必者知其不出盤耳盤喻文字珠喻不傳之妙也或曰妙不可傳既不可傳孰知其妙既知妙而不可以文字語言得之則文字語言獨外乎妙哉如文字語言既在妙外則文字語言不可得而傳妙可傳也妙既

可傳而文字語言不可傳者則粗者愈精者愈粗矣子爲我即之慙慚子應曰精謂理也粗謂事也埋猶水也事猶波也如必以爲文字語言非妙妙非文字語言是離波求水也離水求波也子悟波水之喻則精粗不待吾再告而知矣天台建六即六波也即水也有迷波者謂波非水也有迷水者謂水非波也謂波非水則凡夫甘陷無分之阱終迷而不出矣謂水非波則淺悟之徒不免坐於忽聖之坑也此吾天台六即所以建也六即者理即名字即觀行即相似即分證即究竟即是也夫理即也者謂聖凡共有也名字即謂其聞名知義也觀行即謂其能依解起行也相似即謂其依行得相似理水也分證即謂其能入初住得與真法流水接也自是由等

覺而成妙覺謂之究竟即也是以知即外六

則即無所得知六外即則六亦無所得能如是知者乃謂之圓解也依圓解起行始謂之圓行既圓則所證獨不圓乎嗚呼藏通別皆金口所流出也不名之圓教惟華嚴法華

新七

三三

諸最上乘經謂之圓教蓋根器異也如華嚴

時非鹿苑時也乃至非法華時也豈如來聖人有異心異言哉如六即之建五位之設總謂理可頓悟事須漸除故不假五位陶鑄無始習染至盡則果體終不可證也陶鑄習染若不先頓悟圓旨則行屬有爲非圓行也唯六即即波外無水也唯即即六水外無波也然華嚴法華皆以象寓意能得意而忘象者指波爲水可也指理爲事可也指精爲粗可也指粗爲精可也脫泥象而不得其意雖清

涼方山石門復出吾末如之何已

夫繩之爲網則水陸之命有所逸者未可知也以錢爲網則水陸之味窮矣夫味離舌無有舌離身無有身離心無有故至淫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蓋其心既變其形不

得不變也此非心能生身乎人苟能因味得

舌因舌得身因身得心因心得性性得則孰爲物孰爲我故曰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又曰性相近也世儒不知性橫謂我性與物性不同遂因味失舌因舌失身因

新七

三三

身失心因心昧性昧性則無往而非情所以被形用而不能用形耳既爲形用不過窮口腹之欲安知所謂性哉劉生倘薦此則戒殺

不難矣

勸劉生
戒殺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七

音釋

竅 吉告切 踏去聲六也 空也 逋 奔謨切 音
竅與故同音急風 鋪逃欠也 暱 奇寄切 音
竅有所吹起也 鐮 跖處切 音莊 入範也